

世家·鹿顶山

钢筋林间的露水巢

| 彭世民 文 |

六楼窗台被夕阳熔成流动的金箔，整座城市浸泡在琥珀色的光晕里。我望着楼下蜿蜒的车流，每一辆轿车都像被琥珀封存的甲壳虫，在暮色里缓慢蠕动。妻子忽然拽了拽我的衣角，声音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：“快看，花盆里来了位小客人。”

我有点懵，顺着妻子的手指望向窗台，目光中撞进了一团毛茸茸的灰影。正蜷缩在虎皮兰与四季海棠交界的暗影里，那是一只珠颈斑鸠的幼崽，颈间的珍珠斑纹还没长齐，像谁用蘸了灰墨的毛笔，在宣纸上随意点染的痕迹。我们家的窗台是整栋楼最特别的——没有封闭的阳台，只有向外延伸的不锈钢护栏，上面错落摆着二十几个陶土花盆。妻子侍弄着这些花草，从春到冬都不曾寂寞。春天是吊兰垂下的翡翠瀑布，夏天有多肉植物饱满的莲座，秋日的蓝雪花像打翻的颜料，连寒冬里也有长寿花举着红灯笼。

“怕是学飞时迷路了。”我对着玻璃呵气呢喃，水雾里映出斑鸠绒羽剧烈起伏的胸脯。这震颤的弧度突然撕裂记忆——十岁雨夜父亲挥舞的竹扫帚炸裂在背脊，断裂的竹枝在潮湿空气里甩出鞭炮般的脆响。我狂奔过泥泞的田埂，扒上一辆突突作响的拖拉机，钢筋森林的陌生气息呛得人发慌。暮色蚕食最后的天光时，我蜷缩在混凝土桥洞的褶皱里，看雨水顺着桥缝织成银帘，在脚边汇成晃动的镜湖。直到老式胶鞋碾碎水面的声响惊动黑暗——撞见个佝偻着脊背的老环卫工，他抖开褪色干爽的雨披分我一半，搪瓷杯里漾开的姜汤在喉间温出归途的暖意。当夜便车载着满身泥水的我驶向村口，父亲举着煤油灯的身影，正在雨幕里摇晃成豆大的光斑。

我们家这方悬空的绿洲，是妻子用十年时光编织的乐园。

妻子拿起窗台边的喷壶为窗台绿植添饮，塑料握柄已泛出蜜蜡般的温润黄，沉淀出经年累月的浇灌痕迹。水雾扑簌簌漫过彩叶芋的翡翠阔叶，凝成晶亮露珠，沿着叶脉纹路颤巍巍地滚动，终在叶尖融作浑圆水镜，蓦地坠入陶土盆，溅起微不可闻的轻响。这细微震颤惊得灰羽斑鸠陡然收拢绒爪，扑棱棱掠过垂瀑般的银边吊兰，栖上阳台护栏时，悬垂的玉珠吊兰叶梢仍在空中划出翡翠弧线，那些浑圆的碧玉铃铛兀自摇颤成一片绿雾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尼龙绳的束缚，向着水泥森林的深渊纵身跃下。

我的心跟着揪起来——六楼的高度，我简直不敢揣测那血肉之躯的结局。妻子慌忙撂下手中的活儿，碎步移向飘着油香的厨房。这小东西不知是饿极了还是失了方向，竟扑棱棱撞入半开的推拉窗，恰好跌落在那个盛着金黄小米的瓷盘边——那是妻子为每日晨昏寻食的鸟儿准备的餐台。暮色里，碎金般的小米衬着它黑曜石般的眸子，俨然宋人花鸟册页的现代摹本。只是背景里空调外机低沉的嗡鸣，混着便利店循环播放的促销广告：“买辣椒、茄子、黄瓜，十元三斤……”这些声音像无形的潮水，日夜冲刷着钢筋水泥的岛屿。

妻子跟我说：“快天黑了，留它住一晚吧，免得它不小心摔落到楼下去了。”

“好嘞。”我赶紧到楼上把闲置的兔笼拿了下来，当作临时鸟舍，妻子把小米包浸在青瓷水盂里，小米在水中慢慢膨胀，变得松软。小东西起初缩在角落发抖，羽毛蓬松起来，显得比实际体型大了许多。它的眼睛滴溜溜地转动，左顾右盼一会，确定安全了，才怯生生地啄食，它啄一下食，快速后退几步，害怕有陷阱，警惕得很。

入夜后，对面商厦的霓虹灯

透过纱窗，在鸟笼上投下流动的光斑。红的光、蓝的光，交替漫过它起伏的绒毛，让我想起女儿小时候养兔子的场景，那些啃食青菜叶的兔宝宝，是否也见过月光从瓦缝漏进来的银线？那时的星空比现在清澈，银河真的像流动的牛奶。

第二天清早，窗台外传来急促的“咕咕”声。两只成年珠颈斑鸠轮流落在不锈钢管上，它们的尾羽在晨光中泛着金属光泽，随着角度的变化而闪烁出不同的色彩。它们时而低头整理腹部羽毛，用喙小心地梳理每一根飞羽；时而歪着脑袋打量笼中幼崽，黑色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，像极当年我离家出走，父母在寻找我的画面。妻子打开笼门时，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。小家伙突然跳到我手背上，我能感觉到它爪子的温度和力度，那温热触感透过纤维渗入皮肤，像是一个小小的、羽毛般的拥抱。当它终于飞向父母时，翅膀掠过我耳边，发出丝绸摩擦般的轻响。

我们趴在窗台目送它们远去。三团灰影掠过玻璃幕墙，那里倒映着正在施工的摩天轮。楼下早餐摊的蒸笼腾起白雾，混着楼上飘来的煎蛋香——这是最平凡的人间烟火。

三天后的清晨，我又听到了熟悉的“咕咕”声。楼下电线杆上站着完整的一家三口，幼鸟的羽毛已经丰盈许多。它们轮流从路边绿化带衔来草籽，小斑鸠急不可耐地啄食父母喙间的食物。这个场景让我眼眶发热，想起离家那晚父亲打着手电筒寻我时，裤管上沾满泥水的场景。

都市邂逅如露水滑落枝叶般短暂。黄昏又至时，斜阳把窗台外的花架浇铸成鎏金鸟笼，而我们的窗台永远虚掩着——为所有途经的春天留一道缝隙。楼下车流依旧缓慢移动，但总有人抬头看见，某扇亮着暖灯的窗口，正在收藏整个城市的羽毛。

家庭·广瑞路

送女赴学

| 章绚丽 文 |

浦东机场的晨雾正沿着玻璃幕墙漫散，“国际、港澳台出发”的标识在天光里渐显温润，20号值机口的航司标志泛着哑光，像外婆传下的铜扣被岁月磨得发亮，扣着满肚子没说尽的叮咛。安检闸机“咔嚓”一声轻响，已将女儿的身影送进了通道那头的人流——那道“送客止步”的蓝牌，便成了时光的界碑，把相伴的朝朝暮暮，分作回望时的暖光与遥望处的星芒。

记忆的胶片总在此时格外清晰：她在澡盆里拍碎满池阳光的懵懂，水花溅湿我衣襟时，奶声奶气喊“妈妈擦”的黏糊；结业礼上接过证书时眼里跃动的清亮，却转身举着奖状扑进我怀里喊“妈妈你看”的雀跃；伏在书桌前为全球统考演算至深夜，忽然抬头揉着酸胀的眼喊“妈妈帮我倒杯热水”的依赖；还有昨夜，她把写着“彼岸的风会带消息回来”的便签，悄悄塞进我手袋时，耳尖泛起的薄红——所有这些，都在这离别的晨光里，酿成了又酸又暖的蜜。

总以为陪她从牙牙学语走到全球考场的终章，早已把“放手”二字磨得温润，可当她拖着行李箱转身，那件常穿的纯白色校服、上面带着一点红色条纹掠过视线时，才惊觉她的每声“妈妈”都刻进了晨昏。就像老树枝条上的新芽，看似各自生长，根却在地下紧紧纠缠，抽离的刹那，整颗心都空出了细密的疼——原来那些被她依赖着的朝暮，早已是我日子里最结实的经纬。

此去万里，学途漫漫。愿她在异乡学府，如幼松破岩时带着韧劲扎根，于多元学识中汲取养分，在四海思潮里碰撞激荡，遇新知而更见辽阔。而我，会守着故园的窗棂，把晨雾煮进茶里，把暮色叠进被中，让每一缕思念都化作檐下的灯——不必太亮，却要长明，等她把外面世界的晨昏、图书馆的墨香、课堂上的思辨，都糅成归时的絮语；等她带着一身见识回来，或许仍会像从前那样，进门喊一声“妈妈我回来了”……

忽然懂了：所谓成长，原是她捧着“想去看世界”的热忱奔赴远方，而母爱，便是在她转身时，悄悄把牵挂叠进她行囊的夹层，任岁月磨洗，始终带着温度。忽然也读懂了“守望”二字更深的分量——原来最深厚的爱，从不是捆住她的绳，而是托举她的风。

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，我轻轻按了按胸口——这里跳动着两份沉甸甸的心跳：一份是我此刻翻涌的悸动；一份是十八年前那个初春的清晨，她带着第一声啼哭撞入晨光时，就永远寄存在我心室最柔软处的、那颗小小心脏的回音。

而我的眼眶里，蓄着两泓清浅的月光：一泓是此刻难舍的潮汐，在睫毛的堤岸徘徊；一泓是她出生时我流下的那滴琥珀泪，这些年来一直悬在心上，此刻终于顺着笑纹静静滑落。

恍惚间，一张无形的登机牌在晨雾中若隐若现：始发站是血脉深处的守望，经停站是墨香浸润的年华，目的地是星辰大海的归航。

情趣·健康桥

看鸡

| 吴晓燕 文 |

我至今不明白，我妈在我儿时给我派的活儿——看鸡。

我妈爱干净，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干干净净。她淘洗的麦子也干净，摊晒在一大块干净的白色塑料纸上。并让我和弟弟看着，不能让鸡啄食，更不能让鸡跳进去。

我妈先在晒场上铺好“地基”，然后把那一大块白色塑料纸洗净晾干，喊她的子女把干净的白色塑料纸平铺在那“地基”上。“地基”是蛇皮袋拼接而成。我妈和她的子女扯好塑料纸四角，统一好手臂姿势和力度，一二三，甩，再轻轻放下。如有大片白云在半空中飘落。用干净的铲子、勺子、菜刀、碗把四角固定好。我妈一篮一篮地淘洗麦子，拎到塑料纸上，弯着腰用手指轻轻地划拉摊匀，摊出不规则

的浪纹。麦粒颗颗饱满，湿漉漉的，贪睡在塑料纸上晒太阳。

我和弟弟一人拿着一根小树枝，坐在那块塑料纸附近，戴着草帽或撑着太阳伞，有时坐在梧桐树荫下，看着不让鸡靠近。

麦粒上的水汽蒸腾，升入空中。表面一层的麦粒颜色变浅、变亮、变硬。我妈再用手指划拉麦粒，给它们翻了个身。麦子继续晒太阳，我和弟弟继续看鸡。

但是我和弟弟是看不住鸡的。公鸡、母鸡、白鸡、黑鸡、花鸡，个个伸脖子缩缩头，眼睛贼溜溜地盯着麦粒。我和弟弟提防着，和鸡对视。太阳化身成千万盏聚光灯，晃花了我的眼。鸡扑腾起翅膀，飞进那摊麦子……我妈吩咐姐姐继续看鸡。她捡起我和弟弟扔下的小树枝，

向我们追来，竖起小树枝作势要惩罚我俩。

我哥指挥我和弟弟赶紧逃跑。他让我俩跑到家门口那条大路上，一个往东跑，一个往西跑。我妈看看东面的弟弟离她近，就先去追弟弟，我便站定不跑。弟弟一溜烟跑得老远。我妈看我离得近，就再来追我。我哥指挥作战能力不错，他让我加油跑，并让弟弟再往回跑，离我妈近点。

我妈在我和弟弟之间来回追跑，惜败。她只好先拿着小树枝回家，把刚才被鸡弄脏的麦粒捧出来再重新淘洗摊晒。我和弟弟趁机找小伙伴捉蜻蜓和粘知了去了。

“你咋发明这么个活儿呢，你把鸡关起来不就好了嘛。”儿时的我，在晚饭时暗着我妈说。



醒醉图

插画 戎锋